

当作家圈遭遇粉丝刷榜

玉渊杂谭

杨雪

微博读书前不久发起了“2018年你最喜欢的作家投票”，却不自觉掀起了一场所谓的“第一届华语作家跨栏大赛”。

按理说，读者给作家投票不会像饭圈粉丝那样狂热，谁知沈氏夫夫（一对“耽美写手”）的粉丝搞了打榜组进了前几，于是其他作家的粉丝不干了，开始你追我赶。就这样，“双沈”的投票数据成了作家

们要跨的“栏”，而作家江南、唐家三少、郑渊洁、马伯庸、莫言、李银河等纷纷被裹挟入局。

看到这样令人费解的混搭阵容，很多人可能第一反应是：沈氏夫夫？何许人也？有人在观赏完其作品后表示，后悔自己写了郭敬明那么多年。的确，有了对比，才显得一些曾经被质疑的作品还挺有内涵的。尽管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存在即合理，“双沈”有市场、有粉丝，旁人管不着，但把饭圈的打榜风气带到作家圈，就有点恶劣。

粉丝应援文化发源于日韩，发展至今已有成熟的运行机制，粉丝集资、打投组刷票都是惯常操作。旁观者或许不理解，却不妨碍粉丝经济有着完美的商业逻辑——广告商、影视投资看重粉丝实力背后的购买力，粉丝通过努力可以让爱豆获得更多商业资源，刷出好成绩后的经纪团队还会给粉丝群体福利回馈，如是粉丝、艺人团队、广告商、文化产品投资方都能从中获得收益。在这种氛围下，一旦粉丝不作为，就会任由别人家的粉丝把自己爱豆挤下去。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下，很多普通粉不得不成为“数据粉”。

当然，大家都明白，微博推出的榜单未必说明什么。网络文学和严肃文学、耽美写手和诺奖作家

之间根本就没有对话基础，年末盘点季，权当一乐。然而，微博背靠粉丝经济，办的投票活动天然难逃粉丝打榜。现在，不仅为偶像花钱的快乐心理被商业收编利用，一并收割的还有不同阵营的粉丝互相眼不上的斗狠心理，甚至还包括吃瓜群众的围观捣乱心理。

眼看“赛事”还在进行中，搁笔之际，也爬上微博给屈居沈氏之后的郑渊洁投了20票。郑渊洁伴我度过美好童年，虽然我算不得粉丝，却看不惯“数据粉”们在作家圈作妖，自知蚍蜉撼树，也要给他们添点堵。

科林碎玉

医学科普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

胡一峰



《大公报》创刊于1902年，在中国报刊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用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的话来说，这家报纸是中国历史上除了古代的封建官报以外出版时间最长的报纸，也是中国新闻史和全球华文传媒史上唯一拥有百岁高龄的报纸。除了受到较多关注的新闻和时评外，《大公报》的副刊注重介绍专门性知识，办得也是丰富多彩，在传播新知、抨击时弊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

《医学周刊》是《大公报》各类副刊中科学精神较强的一种。它的撰稿人主要来自于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和年轻老师为主体的医学社团——丙寅医学社，作为当时国内少有的受过严格医学教育的专门人才，他们利用《医学周刊》这个宣传阵地发表了一大批文章，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有的医学院甚至将这些文章作为大学医科教育的教材使用。

我国公共卫生学的先驱者陈志潜昔日就是丙寅医学社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回忆录中曾记录了与体育教育家袁敦礼的一番谈话。袁敦礼提示陈志潜，应该注重对民众卫生习惯的培养，因为这是不需要政府更多支持就可以实行的。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战乱频仍、政令不一的年代，袁敦礼的建议确为务实之举。于是，陈志潜把《医学周刊》最首要的工作设定为开展医学科普和卫生教育，“帮助人民群众理解什么是现代医学”。

在当时的中国，西医人传虽已近百年，但在民众的常识世界，现代医学的基本观念和常识还远没有扎下根基。以尸体解剖而言，早在1913年北洋政府就已颁布过《尸体解剖规则》，次年还公布了施行细则。但据医学家李振翩回忆，二十年代他在湖南的湘雅医学院学习时，当地农民仍把医学院的尸体解剖视为“杀人”，还引起了暴力冲突。即便到了1930年，协和医院有一位住院患者宋明惠死亡后，医院对其进行了病理解剖，结果还是引发了一场诉讼纠纷。更要命的是，当时有的媒体不但对不澄清事实真相、稳定人心，反而推波助澜、搅动舆情。《京报》报道此事的新闻标题是“宋明惠尸身被协和医院解剖之惨状”，真可谓触目惊心，像极了今天某些不负责任的网媒标题党，而平津两地卖报小贩叫卖报纸的“广告语”更是惊悚，竟然是“看协和医院大切八块的新闻”。对此，《医学周刊》专门刊发了文章，依据《尸体解剖规则》进行分析，指明“解剖（以后应称之为身后检验）岂止于医学上常事，它乃是医学进步史上最重要的一条干路。医家对于生理的及病理的状态若没有明确的认识，医学就绝不能进步。”进而号召“新闻界岂但是应当消解的不使民众有反科学的思想，却应当积极的使民众都来奖励科学。”显然，在《医学周刊》看来，新闻媒体不仅应当拒绝刊登伪科学或反科学的内容，而且要做科普宣传的急先锋。

也正是在这方面，《医学周刊》为后人作出了榜样，书写了科普史上不可忽略的一页。1930年，《北平日报》《北平实报》和天津的《益世报》都刊登了一则北平西城某女子学校三姊妹到外国医院（实指协和）“卖血”的新闻。作者除了以煽情的笔法绘声绘色地报道“新闻”外，还煞有介事地说到，外国医院收买人血，本来一瓦特价格为大洋一毛，而“姊妹们球球清洁，每一瓦特，愿出资一毛二分，以示优待”，三姊妹轮流卖血五个月，最后昏倒在地，不省人事。但是，《医学周刊》经过认真查证，却发现此乃子虚乌有的“假新闻”。于是，专门撰文辟谣，并配发了《输血简说》一文，全面介绍输血的科学知识。实际上，这种破立结合的辟谣方式，利用驳斥谣言的契机宣传科学知识，也很值得今天的科普宣传借鉴。

此外，《医学周刊》还向盛行一时的“秘制药”广告猛烈开火。所谓“秘制”大多是卖药者的噱头。《医学周刊》的两位作者贾魁和济时曾对当时国内报纸上“秘制药”的广告篇幅作了统计，发现此类广告竟然占了全报广告篇幅的一半，而且同一份杂志有时候还自己“打架”。比如，《妇女杂志》的“医事顾问”栏目每一期都警告读者切勿购买市面上的秘制药，但它的广告版充满了诱惑性的秘制药广告，“由清道丸以至于生发水。那不值一钱，含有硫酸铁和糖的红色补丸，更是每次要占一个整页的广告”。究其原因，无非是有偿广告和卖版面。因此，《医学周刊》发出呼吁，“新闻界应明察秘制药之害。实际上，这种拒绝一切未经注册之秘制药广告，抱宁肯牺牲一部分之利益而不愿为放蛇纵虎之暴行”。反观今日，各种虚虚实实的保健品和药品广告也成了是一大公害。重新翻阅《医学周刊》那些早已发黄变脆的纸张，一些知识或许早已更新换代，但周刊同仁致力科普、传播科学精神的努力仍然熠熠发光。

（作者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

摄手作

守望

（本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赵满祺



王权的退位与国际单位制变革

科学史话

胡翌霖

最近，在法国凡尔赛举办的第26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了修订国际单位制的决议，把千克等四个计量单位改由物理常数定义。至此，国际单位制7个基本单位全部改成了“自然”的定义。这一改革的成功，按照前任国际计量局局长特里·奎因（Terry Quinn）所言，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度量衡领域最大的变革”。

在某种意义上，直到今天，这一场伴随着法国大革命发起的计量革命才真正完成。

度量衡的制定自始至终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或技术问题，它总是受到政治因素的推动或阻碍。在中国，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统一度量衡正是要强化这种统治。相反，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者们，恰恰是出于推翻专制，倡导平权的精神，狂热地推动着度量衡的统一。

传统的度量衡总是出于自上而下的权威，例如国王的脚掌经常成为长度单位的最高标准。而在底层，人们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度量衡，又往往千差万别，难以互通，同一城市中不同行业所用的标准都可能难以互通，更不用说跨文化、跨国界的交流了。

革命者努力推翻权威，坚持人人平等的普世主义，因而既不接受旧度量衡的权威性，也不接受其混乱性。但在反权威的同时又要消除混乱，达成统一，这又如何可能呢？

包括拉瓦锡在内，许多科学家都投身于新度量衡的创立之中，他们的思路很简单：度量衡的统一一定要基于权威，但这“权威”不能是国王或某些特定的人，我们可以让“自然”本身扮演最高的权威。“自然标准”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单位制的指导原则，人们希望哪怕在山崩地裂，任何一个中央政权被夷平之后，度量衡系统仍然能够随时恢复运转，并保持一致。

历经波折（例如拉瓦锡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之后，法国人终于建立了一套全新的度量衡制度，他们把经过巴黎的子午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定义为米，然后用边长1/10米的立方体定义为升，再用1升水在4度时的重量定义为千克。

但以子午线为基准显然还不够完美，首先人们不可能在每次需要测量长度时先去绕地球跑一圈，测量子午线长度的工程颇为繁琐，法国科学院派出了多支科考队，以多种方式测量地球的大小，

这一工程堪称那个时代的“阿波罗计划”。但这一工程不可能经常进行，所以在实际颁布米制标准时，是依据基于测地考察而制造出来的米原器和千克原器这两个合金器物，它们被定义为米和千克，依据它们制作的复制品后来被分发给接受米制的各国科学机构。

所以说，最初的公制单位事实上具有双重定义，一是基于自然的定义，二是操作性的、基于实物的定义。而这双重定义之间的冲突始终悬而未决。

比如，随着测量技术的进步，每一次重新测量子午线长度，都能得到一个更新的数值，但米原器并不能随时变化自己的长度。如果坚持“自然标准”，那么实际测量中适用的米尺将被不断重置，但如果坚持米原器为最高标准，那么所谓的自然标准还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噱头吗？

英国人受到法国人的影响，在1824年也颁布了新的度量衡法，他们不满意以法国巴黎为中心的米制标准，而试图把自己的长度单位（码）建立在秒摆之上，即以一定周期的单摆摆线长度来作为基准。讽刺的是，就在1834年，因为一场意外大火破坏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长度标尺，当英国人试图基于自然标准重建度量尺度时，立刻就遭遇了挫折，他们发现秒摆的不确定性太高了，精确性根本靠不住，最后只能用旧尺子的复制品重新定义标准尺。

在随后的一百年里，科学家们实质上从法国大革命过高的理想中妥协下来，不再寄希望于山崩地裂后仍能随时复现的自然标准，而是在对原器的制造和保管方面多花心思。在1889年，第一届国际计量大会中，确立了用铂铱合金制成的新的米原器和千克原器。

按照约定，原器本身就是计量单位的严格标准，千克原器永远是1千克。计量原器虽然和国王的脚无关，但它仿佛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威，颁布着绝对的标准。但谁来衡量国王呢？千克原器本身的准确性又由谁来衡量呢？答案是，其它以相同工艺同时生产出来的副原器。通过总共6个副原器和千克

原器之间互相称量，人们才能了解千克原器的重量变化。结果是，100年后，几个副原器相对而言增重了约50微克。也许我们应当说：其实是千克原器变轻了，但吊诡的是，又不能这么说，依据它们制作的复制品后来被分发给接受米制的各国科学机构。

科学家们当然不满足于这种窘境，法国大革命以来，让自然成为唯一的权威这一理想始终未被放弃。人们意识到，仅仅在自然界找到一个确定的基准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技术手段必须达到足够的精确性和可重复性。各国的计量机构不需要再去法国领取计量原器的复制品，而是可以随时根据统一的标准生产出各自的量器。

又一个一百年间，计量学家们的任务除了继续小心保管（特别是经历了战火的威胁）法国巴黎的两个原器之外，最大的课题就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包括秒、安培等其它全部基本物理量）和基于自然的度量体系。长度单位率先回到了自然标准（最初是通过光速，随后通过光速），随后是坎德拉和秒。今年，随着千克等四个单位的重新定义，这一延续200多年的宏伟工程终于告一段落。

法国巴黎最终如愿以偿地失去了至高的权威，把权杖交还给大自然。但事实上，掌握着权威的始终是科学共同体，所谓的自然化，实质是普世化、去中心化。在新制度下，巴黎不再是中心，没有一个特定的人或城市享有特权。科学研究是自由、平等、普世的，这正是法国大革命者留下的科学遗产。



可比君子南天竹

物种笔记

任崇喜

时过小雪，雪没有来。与往年相比，天并不寒，风不凛冽，晨练时放眼望去，却依然是北方冬季特有的萧瑟之相。草木曾经葳蕤的身材，低矮了许多，要低到尘埃，接近与大地的私语；林中鸟儿的鸣啾，比夏日稀薄了许多，突出的倒是麻雀的嗓音，让人觉出暮年的生气，有些小失望。

随意往薄雾的晨光里望，猛然间，发现在那一派枯黄里，竟窜出一串串鲜艳的红。原来是南天竹的果子。南天竹的穗状果序上，红果累累，颗颗圆润光艳，压弯清枝瘦节，在薄雾里显得异常绚丽，有些妖娆，也让人心动。

说到南天竹，首先想到的，是神秘的国度——天竺国，还有南海紫竹林，传说中观世音菩萨的住所。《竹谱详录》载：“此本是南天竺国来，自为南天竺，人讹为蓝田竺。”南朝程普在《天竹赋》序中说，梁秘书监柳浑的监署西院，“有异草数本，绿茎疏节，叶膏如剪，朱实离离，炳如焜丹”，名为“东天竺”。其实，南天竹是中国的土著，原产我国南方及东亚，“在处有之，人家喜栽花圃中”。

正如鱼香肉丝没有鱼肉，南天竹虽名为“竹”，却名不副实，实为小檗科常绿小灌木。它的得名，或许缘于对生的三回羽状复叶，“叶叶相对，而颇类竹”。常见栽培变种有：玉果南天竹，浆果成熟时为白色；锦丝南天竹，叶色细如丝；紫果南天竹，果实成熟时呈淡紫色；圆叶南天竹，叶圆形，且有光泽；红焰南天竹，密叶红似火焰。

南天竹的别名极多，如蓝天竹、玉珊珊、野猫伞、白天竹、天竹子、天竹、天烛、南天烛、钻石黄、杨桐、防天竹、兰竹等等。这些名字，大有来历，也各有其趣：蓝天竹，“嫩果圆润青碧，如蓝田美玉种出，故名”；“枝展如伞盖，果圆如猫眼”，称野猫伞；花序大而直立，红果若火焰，古人信其如朝天之烛，称天烛；熟果橙黄，种子坚硬，称钻石黄；取杨树之挺拔正直、桐树（油桐）之繁花多子，取名杨桐；古人信其可辟鬼避火，称防天竹；茎叶似竹而有兰香，称兰竹……

南天竹枝干挺拔如竹，羽叶开张隽秀，“姿态清雅，枝叶扶疏，果色艳丽”。它春可赏嫩叶，夏可观白花，秋冬可观果，是“四时如意，全家美满”的观赏植物。在《闲情偶记》中，李渔盛赞天竹“以叶胜，以花胜，以果胜，青之绿之，为红为紫，为黄为碧，五色陆离，四季出彩”。他甚至说：观赏天竹，令人注重仪表容颜的修正。

“春花穗生，色白微红，结子如豌豆，正碧色，至冬色渐变如红宝颗，圆正可爱，腊后始雕。”描述的正是南天竹简洁的生命历程。南天竹的果实虽然惹人垂涎，但“只可远观，不可亵玩”，是不能食用的。不过，南天竹的根、叶、果均可药用，具有止咳平喘、止血等功效。比较神奇的是，《本草纲目拾遗》中说，南天竹果实解毒，疗效神奇：“食鼠垂死者，南天竹子四两，搗水服之。如无鲜者，即用干子一二两煎汤服亦可”。

南天竹还有诸多吉祥寓意。南天竹果枝，与盛开的腊梅、松枝一起瓶插，比喻“岁寒三友”。新年伊始，以南天竹为主枝，旁边摆上爆竹和苹果，谓“竹报平安”。在日本，南天竹有消灾解厄的意涵。流行于中国民间的吉祥图画，由天竹、水仙、寿石、灵芝组成的，称为《天仙寿芝》；由天竹、水仙、绶带鸟组成的，称为《天仙拱寿》；由天竹、石榴、仙桃、佛手组成的，称为《华封三祝》。

汪曾祺在《岁朝清供》中说，“水仙、腊梅、天竹，是取其颜色鲜丽。隆冬风厉，百卉凋残，晴窗坐对，眼目增明，是岁朝乐事”。“任伯年画天竹，果极繁密。齐白石画天竹，果较疏；粒大，而色近朱红；叶亦不作羽状”。吴昌硕认为，天竹如花冷不凋。他的《艳色天下重图》，画的正是南天竹，“枝柯已秃秀，仍遒劲奇崛，傲立雪中”，画作笔势迅疾凌厉，夺人眼目。他在《天竹图》题词说：“磐石结孤根，翠叶光凝黛。错落珊瑚枝，铁网出海底。渭川种千亩，嘉名岂虚拟。岁寒不改色，可比君子。”

草木本无情，人赋其深意。把南天竹称为君子，人们看中的，正是其清雅有节气若竹。

扫一扫 欢迎关注 嫦娥的秘密 微信公众号

